

諸儒鳴道

十七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九

安正忘筌集一

統論

聖人觀身心於易易無體是爲大象形所由生易無思是爲太極心所由起無體者身之本無思者心之源大象伊何形影未兆而非夢者是也太極伊何喜怒未發而在中者是也此以未始出吾宗故居形數之先制形數而非制於形數斯謂之常以無古今無去來上無初下無終涉萬變而此不變者也聖人方其與人爲徒則有身有心於是獨觀其始以歸其宗故觀身於艮而得不獲其身之理觀心於復而得退藏於密之道身心復本而即廣居正位以恬而養以虛而應無非順至理之自然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其應

忘筌一

一

忘筌

而寂也亦猶響答而谷虛形燭而淵靜甚夷易而略無難者後之學者不知不習之道由地道之光惟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乃溺於揚墨之有取而畔援歆羨之心勝於是景仰其高明慕悅其功美循其步趨而從之跡則是矣其所詣則殊也皆原於不明而汨於有取有取則隨所見見則不離兩端兩端而有取則必倚於一偏兩端而偏重則傾而非中庸故不立中庸不可能唯兩端偏重之見熄則至焉中庸之爲常蓋以身心之本也聖人體之以應萬變動而時中斯無往而不立應已而寂不離本宗以循身心之本始不墮禍福之倚伏不明則取故慕其仁樂其義而學斯在外矣凡後學之失悉由於取揚墨之徒啓之以陷後學辨而出之亦不宜略



聖道平易直詣本宗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成位自成則無功而超詣矣

### 宅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蘊太極於中是爲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實無定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咸而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屆幽厲反是則天之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爲人上而思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慎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質其本源自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如斯而已

### 中庸

神自正位出應所感唯燭理接事而已燭理則爲智接事則爲行智所以知此者也知之斯能行之知之過則其行之斯有獨高而不可以跂及者此賢智之名所以立也夫道不可以不知既知矣則宜冥之以不知始安於正位而無我此理不諭乃專以知爲事則其德反離而貳矣不知愚也知之智也皆一偏之名也夫畜而不知者萬物也由而不知者衆人也用而不知者百姓也



是皆以不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愚而所謂智者則又無所不知而不悉多知之爲敗夫知以知不知爲尚不爾則至宜不知處而反知焉祇所以爲病是以多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智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過與不及等耳皆非中庸也嘗謂賢者過之爲趨高也其患在歆羨於外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趨高以有蔽於外道若何而可明智者過之爲其鑿也其患在居畔而援取邊境之人其名爲竊也穿鑿以有窒於內道若何而可行蓋智慮外通故常思出其位外通則內暗而多窒黃中中通是以美在其中中通以朝徹而無礙唯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得主有常茲謂中庸賢智居在一偏既不至中庸則反與愚不肖同科以既非正位居體則體皆裂其

大全而麗一曲均墮於形數何足尚哉然中庸不可能也始以兩端有偏重引之出而麗於不正惟無兩端偏重之蔽而一視焉斯無繫而復正位故不期於中庸而自中庸矣以其不可能無所致力也其機在於外有繫而中不止特齊其兩端而均無取焉自不繫而止其所斯中庸矣

傳道

大道之傳自堯舜以來前後相承若出一人聖道大備無不該貫而有至要者足以摠括無外故孔子於終篇發明其旨其言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是堯舜以來相傳者允執厥中也抑嘗即書考舜之命禹於允執厥中之前則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實也嘗謂人心者變體之心也有思而有爲道心者妙體之心也無思而無爲有思有爲則其慮宜深惟頻復始厲而無咎故惟危無思無爲則其藏宜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夷則微而於夷處則安居偏則危而於偏處則宜覺即偏而覺偏其反而則惟一矣於此精之又精則兩端不迷不見等差始一貫而會于大中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位乎皇極之時也此時無我不待致力精者非他特即偏而覺覺則自不迷復始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偏而能覺反復其道神德行於向背之頃斯與道心脗合而會于大中是謂成位乎其中雖然此猶藉人功也迨燭盡兩端本異名而同實迄無可偏重者自不傾而麗有方矣非至精不能與於此後之不明其本而以私見取之若子莫之執中此聖道之所以差也有取則所學者外雖中亦偏既非成位乎其中於是反有一偏之蔽要之道不可取惟不主一偏而兩端一貫焉自然復正位而中矣

治亂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由太極以生堯舜由大中以立大中者人心道心合而爲一者是也虛以立一行卷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是爲妙用卷舒自如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是其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是其用此其所以建立三極而範圍天地燮理陰陽也此道相傳自二帝與三代之盛前後一律文武重光之際



宅心無貳故其馴致則由庚作而陰陽得其道理崇立作而萬物極其高大魚麗詠其盛多華黍歌其蓄積三登相仍以底太平皆原於以天地之心理天地故其成効如此自周公爲成王作康誥叙商耆成人之宅心其可考證者本於建用皇極而成王有重光奠麗陳教則肆之訓爾後茲道漸不聞於在上之人而先王之澤竭故自成康以後漸以陵遲繼以五霸之假揚墨之取出而亂之遂失本宗此道堙沒不復見矣天之未喪斯文孔子集大成而終於獲麟孟子學孔子而終於無有乎爾道不行於上教但垂於後而已直待黃石傳而漢興河汾盛而唐顯治安之術必由此道之行也噫大中之道由人心道心合而不貳以致妙用故入而復本是其

常出而致用是其應有本以立有用以行而妙用之功全旣失茲道專用人心背本逐末不復知反而道心屏蔽隱沒不可見矣人心適偏常危不安迷其所歸易常以妄是爲夢幻以夢幻之心應天地之本心其不合也較然非徒不合而亦隨之以變陰陽何由而和妖孽何由而熄禍亂何由而止周自成康以後治安不能十之一而亂離常至於十九民窮於兵革糜爛而莫之救使憂世之士不悟其所以然則已悟則豈不深痛之哉

大人

大人無己者養其大體而不徇區區之小己也不徇區區之小己斯合併而爲公焉太虛無際藏諸方寸之間其分而爲天地運而爲日月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昭然自會未嘗有二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合天地之德由見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之心為心則合乎天地之德矣與日月合其明者審乎明之相推而生也坤道之光變乾為離而乾亦變坤為坎故日常用坤之光而月常歸坤之明體之者亦必用其光而復歸其明焉光明於是乎緝熙而與日月無異則合其明而見天地之心矣四時之運皆天行也見象而見天地之心則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神之所為由此而出也故鬼神無私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惟影響耳無私之德契乎冥漠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動必符於幽明而不在區區之小已是其所以為大故先天

坎離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允出此道則感之者化故一正君而國定矣

乾天也衆陽之所宗故為大赤坤土也土之真精天五沖氣位乎中央故其色黃赤則陽著見而已黃則地道光焉故坤之中文入乾之中文則為離斯謂之黃離乾之中爻入坤之中文則為坎故坎為赤木煨以火土性盡則為炭炭之再爇唯赤而已不光也發以薪蒸灌以膏油以上之精加焉其焰則黃所以光也故凡有光者其色皆黃以上之真精資至陽以發也脈之六部皆有胃氣則生以有土也至發見乎色則黑欲如烏羽赤欲如帛裹朱砂皆有神光則生亦土之真精發見乎外也



故土之真精爲常生而常明焉惟其然故坤之正位入  
乾之正位加一畫之上則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  
外故也乾之正位入坤之正位加二畫之上則爲坎故  
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故也內明水性則通徹無礙外  
明火性則蔽隔多暗蓋離上下皆陽畫則赤而已唯黃  
居中焉則光故離火本末皆赤至末赤則於赤爲過矣  
隨而黑焉在人者奚可恃外明以爲常然而不歸其明  
哉然光明皆資一以致用故真一用其光復歸其明不  
迷復也用其光則離之性也歸其明則坎之性也坤既  
變乾爲離故日常用其光以外照至於月則以坤之光  
既變乾爲離矣故向日而明復歸背日而明漸往所以  
有盈虧然其原由坤實本明也故反照則明復歸焉性  
之明由是也此大人所以與日月合其明於是用其光  
則可以觀生歸其明則可以觀象至如鳶飛魚躍而上  
下察則天地皆不外乎所觀矣土之數五唯六二一位  
變乾爲離而離爲目以司外視其在本體之明蓋多焉  
歸明於本以全坤德則其照益廣矣夫然後於明爲足  
言離特用坤之光故火爲外景是以目之視也合明而  
明合暗而暗則其明也合日火之明耳橫目之民見光  
而已以未嘗歸明於本以見曉於冥冥若是者安得不  
變而爲黑以與草木同盡哉故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爲土目無見則爲土矣

精神

精神之學所以深究精神之旨精者神所藏神者精所



應精神彌滿於天地之間其氣爲陰陽其數爲一二其物爲水火皆宗於精神在天爲日月所以照燭幽隱在性爲光明所以炳察內外神貴乎嗇嗇而得休息此養神之道也所以貴於葆光襲明焉光明合乎日月常貴於歸其明歸明而不用則蒙其致用則徹故蒙以養正是其常徹以見獨是其適明之照事察理則爲思思戒於出其位出其位則思不睿是爲理事之所役麗於一方而罔覺理之暢者觸類而旁通是謂元通不在於苦思苦思是中方窒而未通乃強以求通強以求通則愈窒而反以累神苦思而不止則過於明明淫則爲心疾蓋以離火之爲人心與爲橫目一也皆察外而不自察見彼而不自見是以麗於不正之體而起生滅惟能歸

志卷一

八

明於昧則復乎明之本而爲元玄爲蒙元所以養神蒙所以養正此其所以作聖而常人之思悉由偏重出麗一曲過是則思所不及若夫不出位而無封畛之所常人則思無自而至此自非已覺則未嘗於此游心能游心於無封畛之所則一念而作聖矣

清明

道心本天地未判之先人心由坎離既分之後君火之傳變乾爲離其在人也則爲人心爲橫目方其在天離常用坤之光坎常歸坤之明原於坤二變乾二而爲離乾者純陽純陽用之而光獨熾明雖坤精乾陽已用而熾故月雖歸其明終不能勝火是以月之滿也唯望而已至如晦朔之際全不明者屢矣況人日榮外景而略



不知歸者邪歸明之艱雖坎之習不能常滿計天地猶無全功而聖人之心其明睿常若滿月之耀夜固與日月合其明而獨能勝火乃足以補月之未至者由強以自勝也故勝火者聖人之心也火勝者衆人之心也橫目所睹濁明外景天光之發清明內景外景則內晦內景則朝澈濁明則見光而已清明則無幽不燭濁明偏而清明備也月雖歸明實明之本舜之濬哲成之昭融皆清明之在躬者也未見道之人全用者離全闕者坎欲進此者當使明夷而睿坎常勝離月常勝火要其終猶能補天地之未至者矣至於不用則蒙以養正用則澈以見獨非月能勝火則未能兼有而具此者也

### 處明

志卷一

君火不用事故常葆其光而襲其明居坤正位之時特黃中而已未嘗曜也及變乾爲離而致用焉故日乃用其光乾亦變坤爲坎而月復歸其明明歸本位矣宜其晦也而乃明焉以乾陽之一用之也惟明夷明入地中是復還其本位本性如其初矣故異於月之歸其明是月特坤體而已乾陽既來已爲之主所以歸其明而爲乾陽之所用是以致用而明還其本位本性乃坤之黃中也故言明夷務暗所尚者襲明也歸其明而致用故言月有明所尚者並照也人能歸其明則可兼是二者蓋用不用自如也然不照則昧是在坤之正也照則澈是致坎之用也蒙以養正所以作聖澈以見獨所以元立通能歸其明以全坤德則制之在我惟所以處之何



如耳二卦皆可尚也要之養正乃其常焉

### 本宗

枝幹有本流派有源嫡庶有宗臣民有主皆摠於一而會于中聖人唯據會要而萬事皆畢故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皆據會要之地也會要之地摠括萬理演暢萬義蓋理窮義存而名亦不立之所于以非理義者也由理而得義由義以生名名定而實辨焉後之人皆可循波而探其源也自其所生而求之如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者可名曰極蓋以有中則有上下因兩儀而命極之名也自其所出而求之如降而為德為仁義為禮智者可名曰道蓋以有道則得此而為德因德而命道之名也本自無名混為一物特摠於無

名之撲所以會身心而身心藏於此所以為密者也緣義而命之名名雖有萬而其本一也此理也知識可及焉而所謂名義者必有象以卓冠名義之先而名義之所自以出故立名義則象呈焉可驚可愕可愛可惡象呈於中而見於面者不可掩焉大象非知識所可見也必大目視之而後見焉見理者名義舉則見名義去則不見也見象而不俟名義則名義都忘而象自獨存是謂大象象之帝也此之謂身之本而進道者之所必見者也夫神寓於知識則見其理神顯於光景則見其象見理猶與象隔見象遂與理該進道之的實者乃在於見象大象為萬象之帝所以閱萬象者也天地之照也萬物之鑑也是以名義至而所立之名義其象自呈焉



見大象是見身之本而心智之本亦賅而存者也所以  
照燭萬象者是也餘皆可忘矣等之筌蹄耳得象矣動  
而天行以順之保合大和以養之恬愉交暢以樂之優  
游自得以適之凡所以備其天養者無所不至而又持  
之以不倦之誠以曲全其天功時出而用以上下察上  
際下蟠與天地同流以縱精神之調適爾其自神自明  
自通自悟自無古今自無去來其日用也應機而契無  
不如志矣夫是之謂實學

### 妙用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宜不可以有加而仲尼賢之蓋堯  
舜得正位之妙體而仲尼擅真一之妙用堯舜傳中所  
謂正位居體孔子傳一一常藏用而專妙用故神也者

卷之五十一

二

妙萬物而為言體居於正位其道至簡而無窮之妙用  
雖陰陽不能測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妙用至神變動不  
居以酬酢萬變於以財成天地鼓舞萬物已則藏用於  
正位是藏用致用利用孔子兼之也觀象而見象既得  
正位居體則不可測之妙用尤在所急兼此始全造化  
茲所以貴於神德行也一為真宰以專妙用猶之雷風  
至神變化不可繫繫當順其適恣其運用初若為飛魚  
躍以察上下上際下蟠周流六虛縱其調適即偏而無  
不正矣而又藏用於正位當時命而盛行於天下則運  
動樞極斡旋天地而反一無跡均出此道進此道者當  
兼盡堯舜孔子則天地造化斯無餘蘊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九



易數

易之大旨有四謂言意象數而數尤其顯而易見者善學譬治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故學易先學數數既較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處始可詣矣易數君於五而惣於一故五之位在中而一與之俱為出乎數而用數者蓋真君真宰妙體妙用之不相離也堯舜執中孔子貫一皆此位之數耳知至而至之則旁通並貫矣學者首當考諸數以知出數而用數者之成位至是位則超形於是止其位以觀象見象則見易矣

六九數

數雖顯而所以為數者隱學易者當探蹟索隱以知易

易卷二

之本知本則未皆迎刃而解矣何謂易之本曰精神之大全者是也故易以冲氣為宗冲氣含明精神之大全者也此易之數所以君於五天五冲氣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以蘊天下之至變於其間者也判則兆於一天下至精之變也易君於五判而兆於一故易變而為一謂之一則一與五可知矣一與五為六六則陰數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易之所以為易也陰窮則變而為陽故一變而為七謂之七則二與五亦可知矣明舉成數者陽主進故也七變而為九二反繼七者陽主進進則其道常饒故其數常衍所以七之後更申之以二也九者究也陽又窮矣乃復變而為一者陰主退退則其道常乏故其數常耗所以反一無跡復歸於混淪陰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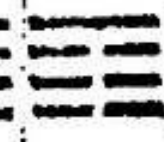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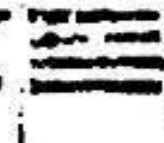


卦數

卦之德方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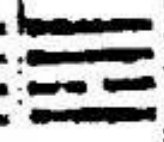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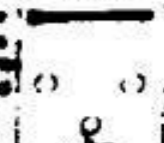
六

八位相合

。二。方以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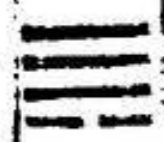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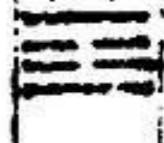
六

成十八八  
六十四為

包一於中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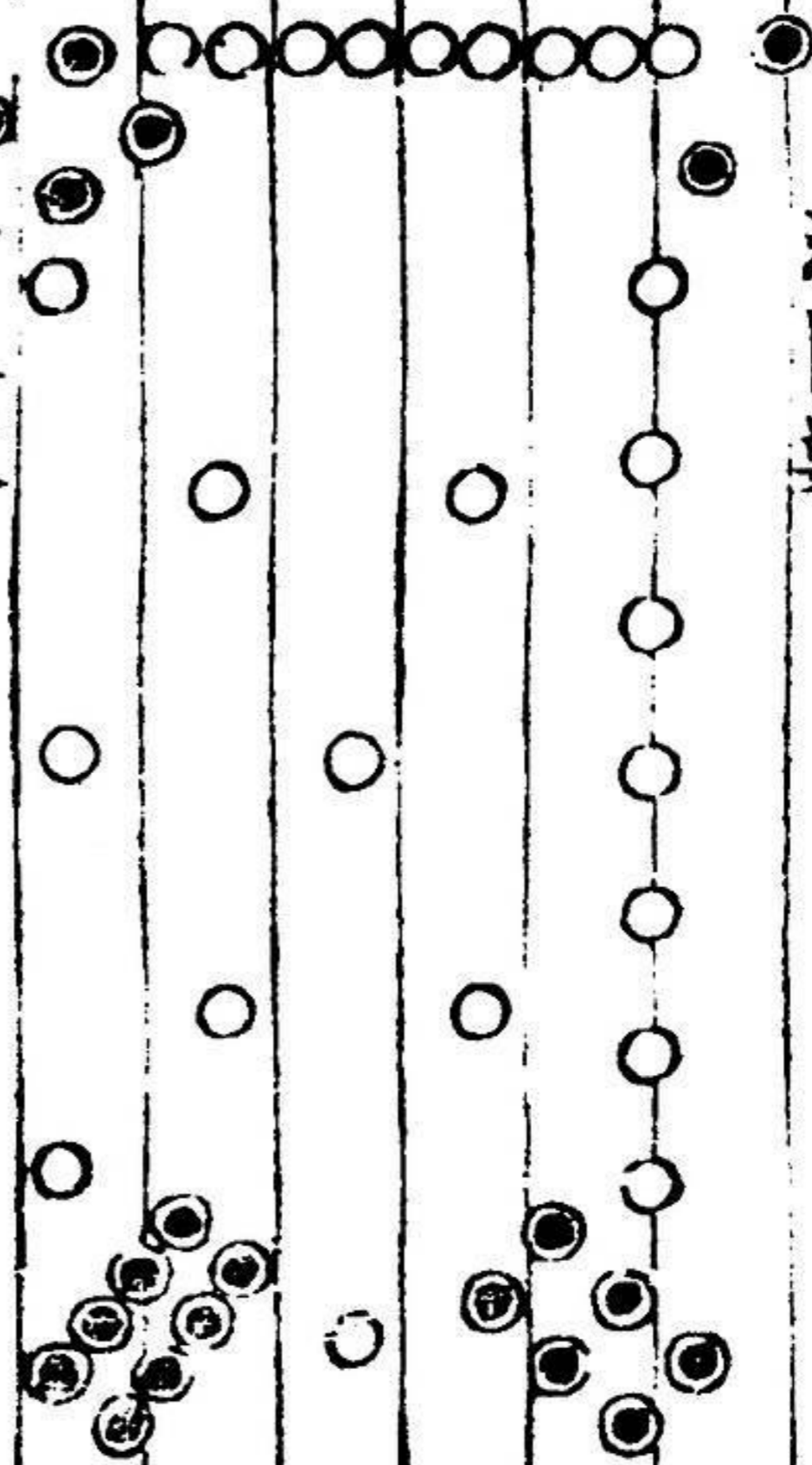
三

八

卦之數

五與一同宮為出乎  
數竟歸在上而傳中  
正位也孔子在下而傳  
一真宰也皆出乎此一  
於此藏用而無跡故  
本唯知其體周禮耳

河圖數



六爻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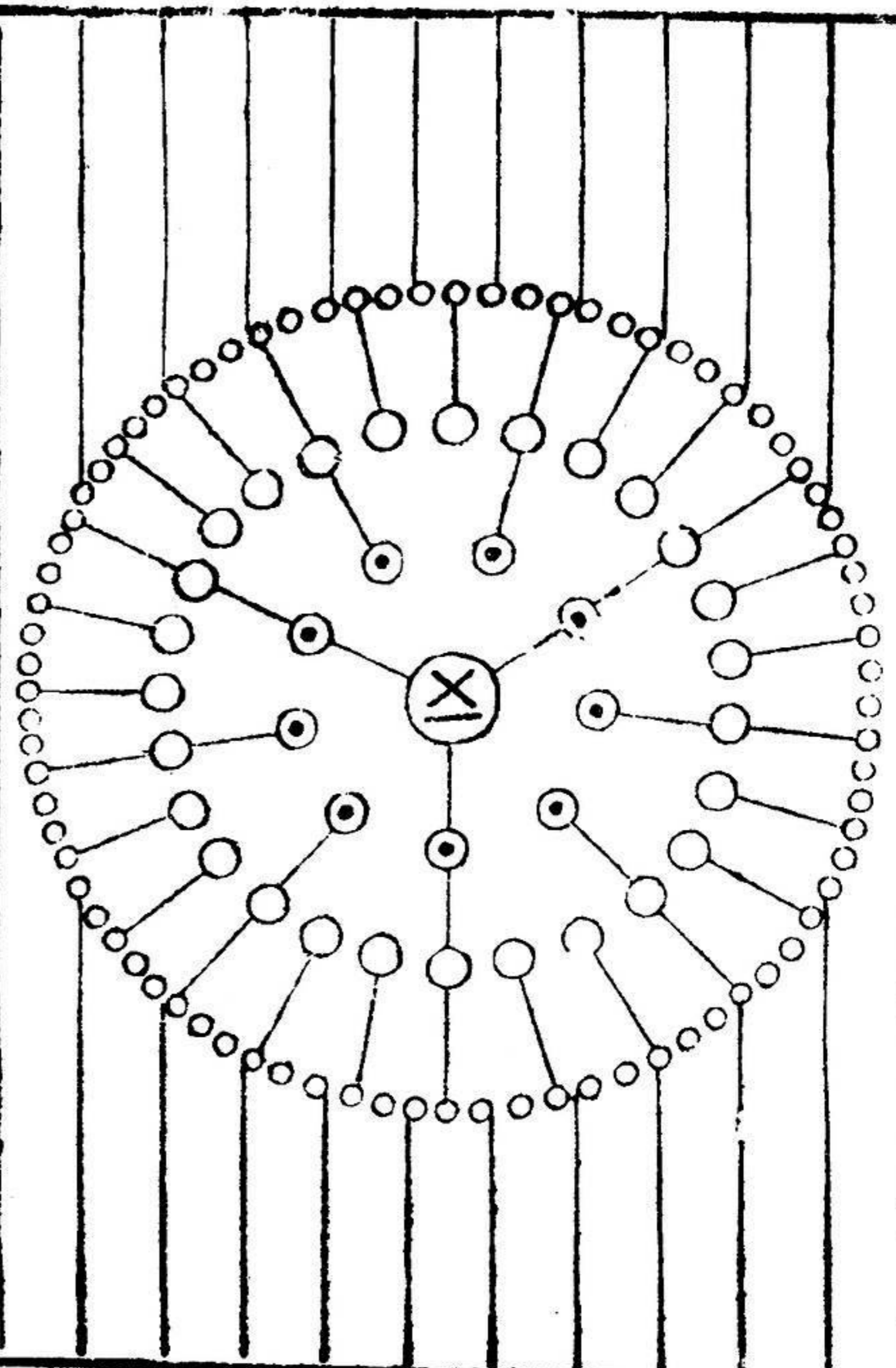
六爻數

五為君位出乎數者餘爻其數

× × × × × ×

亦五皆真君至德之所寓故神





忘卷二

四

楊子草元推而至於八十一家老子論元演而至於八十一章皆著之德圓廣其一數耳自一屈信之頃暨千歲之日至皆不離此數所以天子王后設內外治之官小大相維其數固已如此皆輻湊會極之理漢儒苦元之難知豈非聖傳既絕時無知道者歟易之妙在坤之六五土之真精位焉歸藏於此為密卦之德方方包真精於中方者靜故藏密圓者動藏密者之所以致用者也必精於藏密始無大患乃可以與權而致用於是吉凶可與民同患楊子作法言著潛心篇似矣然謂潛心於文王潛心於仲尼則是與畔援歆羨者亦無以異也外有繫矣心豈嘗潛哉潛藏也猶潛龍之潛藏身心於至密非外有繫者之所能也自知未明雖聞有此理而



不能詣也徒得一數而為元未有甚補於聖道因述元之數而及焉

九疇數

	極	

九疇與卦德雖一類而數與卦德不同卦德莫方九疇引類故也莫方故八卦各相合而成十地數也引類故八卦各相合而成九九天數也地數以歸藏而藏密天數以皇極而經世蓋卦德主藏密而不用皇極主經世而致用所以名數不同卦亦有引類者至引類則亦同九疇乾坤生六子斯有類復遇始生諸卦斯有數乾坤父母類也艮兌於男女俱少震巽俱長坎離俱中其數各相合而成九故經曰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

卷之二

五

六

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八卦相錯卦德雖定數至引類則亦錯數況皇極所以經世豈得不用錯數然亦與卦德不同者用不用之異也皇極雖主經世亦必先藏密經世雖其疇用九藏密則皇極自居五數矣用故一與五俱顯不用則虛五而一於此藏焉探其所藏則皆為十五數矣

又九疇

箕子述九疇叙皇極於中於是莫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輻湊謂之會止其所謂之歸是深明前聖卦之德方之旨與天下同歸之意疇類也如田疇之疇有疇類者為疇無疇類者為疇出疇類者所以君其疇類是謂皇極而皇極之建由兩端之類無偏黨者也皇有道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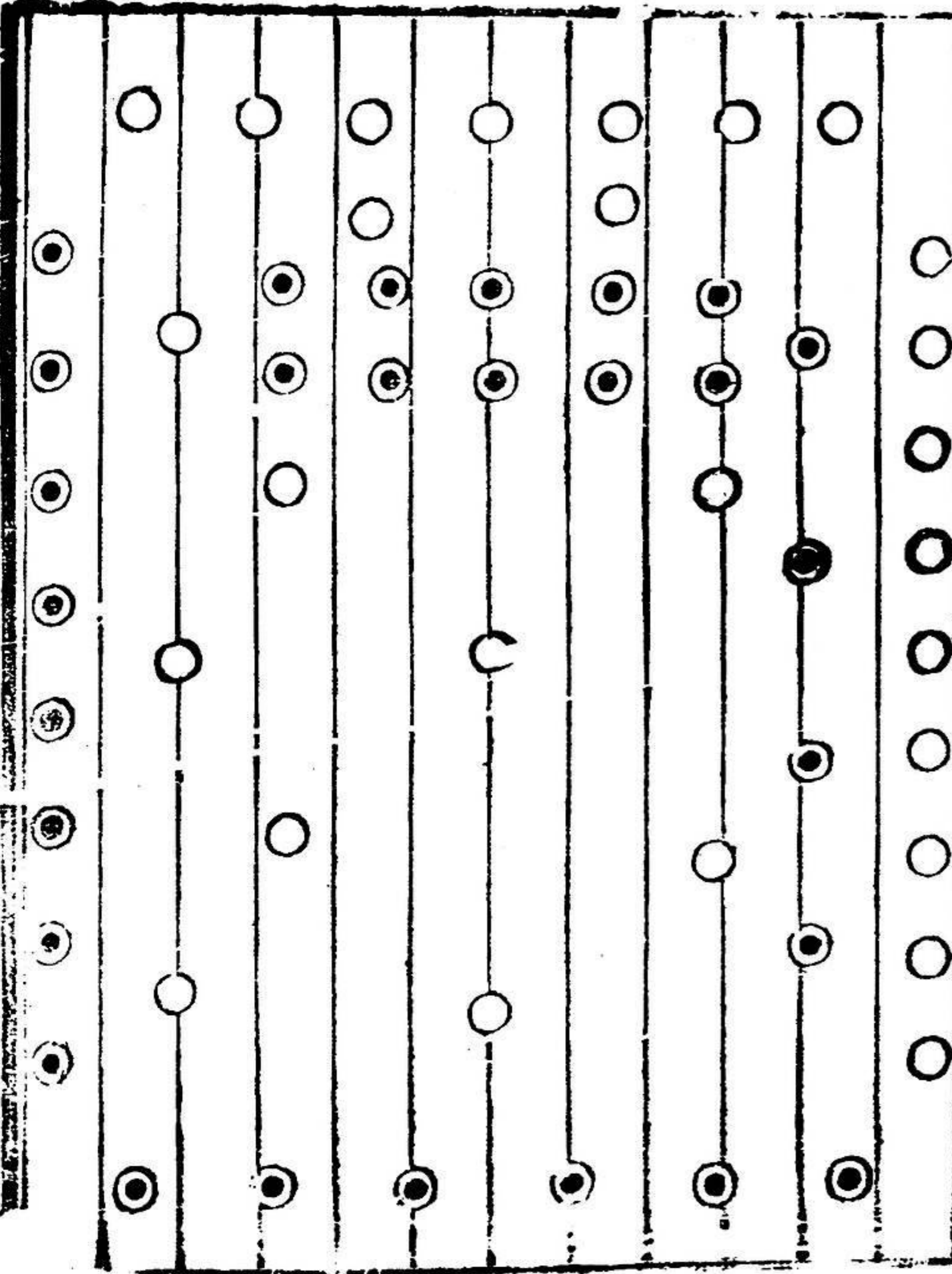
為之君所以立天下之正位者以此坤以土而稱主主  
有土者也極以道而稱皇皇有道者也皆所以為真君  
之稱然則進乎是者若文王之宅心其亦卦之德方退  
藏於密之旨歟商者成人之宅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  
有極之旨歟苟得於道無施而不可乃若風后握奇制  
勝作八陣是亦卦之德方之意李靖因之作六花是亦  
著之德圓之意知此則知無物不然矣此中所以旁通  
一所以並貫也

洛書數

卷之二

六

詩中





道常無名而無名之中至理畢具具而未形惟名其理  
道由是顯其名謂何曰精曰神精神兆數則爲一二於  
是氣爲陰陽物爲水火皆自此而判也精神者水火之  
性水火者精神之物謂之性則彌滿太虛謂之物則分  
繫一偏在性則每會而爲一兆物則常折而爲二會而  
爲一猶之夫婦折而爲二是名冰炭水火異位南北殊  
方自坎左旋得陽之中而木位焉自離右轉得陰之中  
而金位焉陽動生木陰止生金四營既成則有環衛于  
以知中虛之位以無生有精神一貫乃易之成位乎其  
中其藏用妙用則至精之數是爲大一有至精則有至  
變應至變者是名至神神於數爲二至精無形故易無  
體精爲形本是爲本身攝用歸體神斯藏焉藏則復本

故知精神之交初不相離是爲沖氣則以土之真精而  
數爲天五退藏於此息乎大陰是爲復本則雷在地中  
易之妙旨於此具矣聖人先立乎其大方其藏用則  
併一而不貳自是致用雖併二亦不貳併二不貳則思  
不出位而思無疆則身未嘗不藏焉既不貳矣斯不裂  
全體而可以出入大一既復成位在中得是者爲大德  
大德無方不滯一曲小德有體出入可議向明爲出出  
而之有背明爲入入而之無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  
乎中央聖人之成位也既會精神歸太極以養性矣於  
是交坎離濟水火亦所以全吾之生蓋大德不踰閑以  
麗有方則小德之有出入無不可者聖人唯全大德至  
於輔相天地變理陰陽抑其過濟其不及使風雨常時



年穀常豐而精神之運以交則降火升水以辨則分陰分陽雖小德之出入皆所不廢而亦每蹈乎大方不裂其全體矣

學宗圖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著數也由數則可以知位以見天下之大本而修身立命之旨在乎焉至其位則驗於河圖河圖者八卦成列數與位兼明者也藏用之位見矣著之德圓圓者三包一於中卦之德方方者四包一於中重三之圓則為六六包一於中則為七七七四十九為著之數以見用事則體因是而顯重四之方則為八八八六十四為卦之數以見不用事則體因是而隱言圓言方則俱包一矣但圓者動動則

卷二

八

一以致用而顯方者靜靜則一以藏用而隱藏用而隱則有一而未形為出乎數矣圓者動方者靜于以見天地之心得天地之心則復本矣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是聖人代天地以理萬物者也河洛既示然後聖人繫辭焉以申出著與圖書之旨自茲以往蔓衍愈多至巧歷不能計要皆宗於著與圖書是著與圖書為聖學之本源也後學遠本不見指歸但循文索理章解句釋故所得者紙上語雖言之或似祇以見彼且未免流於言語間豈所以為實學者哉著與圖書不示文義而含天下之至理隱顯具足既無文義可稽必反諸在我者而求之求之而契則觸類自通而三者皆在我矣不為文義所眩而得人之得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由著德之



圓卦德之方是以申言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藏密在卦德之方因是而致用又在著  
德之圓要之備此者乃在於洛書洛書備見藏用利用  
之所於是併一以藏併二以應藏則常無應則常有且  
應且藏神德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者具載之洛書既別  
爲洛書說以盡夫至機於是又申以茲說蓋箕子得是  
而陳洪範也

### 圖書奧旨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則有內外惟有內外則有隱顯  
惑於此者所以分別真妄析而爲二而有所取捨曾不  
知初無輕重惟無輕重則其無等差也亦明矣所以然  
者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人

忘筌

七

李

以器粗而道精故器與道相遠絕曾不知器乃道之形  
而下者耳存於義者爲理接於物者爲事人以事徵而  
理妙故理與事相隔越曾不知事乃理之彰於有者耳  
知道與器不殊理與事無二則一以貫之之學曉然洞  
照於中凡麗兩端者皆一矣奚有不通貫者哉義存而  
心盡矣自人事勝天理隱一物而二名者輕重而等差  
之錙銖於卽次遼隔於霄壤者紛紛皆是非徒無益而  
又偏重一端以陷溺其心從而恃私智以剖析之枚辨  
枝分白首窮年役於莫窮之名數而不得所歸者爲不  
通於一也天地豈得不以至機而示人哉河圖洛書所  
以爲此而出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  
是天五冲氣爲出數者也冲氣精神之大全故以陰陽



言陰陽爲未分以水火言水火爲未判判則兆於一故  
一爲形變之始出則散爲萬而不同入則會於中而無  
二是一爲出數而用數其常用者四十有九而一常虛  
焉蓋一專妙用爲出數者也出數者常無麗數者常有  
然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在中虛莊子謂之是  
文中子謂之此有在一方莊王皆謂之彼既已謂無矣  
將何自而名言蓋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既有方而有  
數數何自而出則是之無方而無數者可因彼而推知  
也故洛書兼明之有方者皆藉變體而生待全體而成  
天五沖氣爲妙體是全體而未分者也天一元氣爲始  
變是一體而方判者也判則以生水爲先一之再變則  
爲南方火故火數二是二之爲數以一之再變名之也

一之三變則爲東方木故木數三是三之爲數以一之  
三變名之也一之四變則爲西方金故金數四是四之  
爲數以一之四變名之也變體必待全體而後成故一  
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皆爲  
成數一二三四雖異數詰所自來其實皆一之變而已  
特其變有次第故以變之次第紀之耳沖氣居中爲真  
君而自生自成初無所待是其成也亦重五而已故天  
五之生成其實三五也知此則知河圖之縱橫曲折皆  
不離三五正猶是也即有方者知皆一之變則知無方  
者雖是出數曾不離五與一也何以知之蓋是亦因彼  
是雖虛無不見乎事之可跡而有是理也理彰於事可  
因彼而知之矣常用者四十有九則不用者常居中虛



寂然而不動妙用者常是周流變動而不居常用者與不用而寓諸用者同實而異名則何用輕重而等差之哉第以居中虛者每越數而超形麗一方者每墮數而有體雖然彼是方生之說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要之彼是莫得其偶始爲道樞見獨而詣夫生生之易與造物者游矣學者當先明有極由有極而知一之爲妙用四十九數之爲常用而其實無二則不見等差無一偏之蔽而又既知其白復守其黑以歸於無極是則孔子之無知叩兩端而兼忘焉聖道斯爲盡矣作圖書奧旨

### 著卦

著德圓六包一於中而其數七七七四十九著數也卦

志卷一

土

德方八包一於中而其數九一在天則至神而致用在坤則正位而歸藏既藏則超形而越數故河圖五居中而不叙判於一以示其藏密唯此爲正位是以反一無跡餘位皆偏則不藏矣一既藏則其數唯八而已八八所以爲卦數圓天象一於此用事而洞照故神以知來方地象一於此已事而歸藏故智以藏往用事則至靈而前知已事則至虛而摠攝著捺而成卦卦成而象顯爻者因而重之者也五者爻之君所統之類其數亦五故爻爲重五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爻者中之旁通而復會宗于中焉故六爻之義易以貢著圓而神卦方以智皆包一於中爻復會宗於中聖人深鑑是理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神智兼盡矣



九疇

聖人之學方其當剝雖吾之膚猶剝去之蓋以有身為  
有大患之時至復歸於自然則又百物不廢況乎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支之於安逸性  
也獨可遏絕之乎知此則知合內與外無非一真不容  
決擇夫五行布位八卦成列各有攸司循環迭用遞為  
君臣方其用事者為君則繼是者為之相已而繼是者  
又為君則所當繼者又為之相會當其時更迭用事始  
能輔成中宮尊位無為之功相繼迭用者特一時之君  
非常尊之主其有真君存焉未判於名義不麗於形數  
名義形數所以可推者特有成理固存於其間而已故  
能歷萬變而常不動所以獨為之宗而真一之應常不

志卷一

三

出吾宗而已豈廢偏位而屏旁行者哉是以九疇既謂  
之疇矣其數宜偶而反疇蓋有出乎疇類者君之是為  
真君而其成位則稱皇極所君者莫非疇類故通謂之  
九疇猶孔子之道竭於兩端也疇則兩兩相合如矧惟  
若疇之疇以其循序而遷更迭用事遞為君臣以宗於  
有道而無為之君皇極所以位乎五而居中虛之正位  
有為者莫不已事則會歸于有極而獨為之宗豈廢偏  
位之疇類而獨取皇極非疇類則皇極不可見矣蓋四  
營然後成易也惟其用事者不得不用而此獨無為以  
用之所以為獨尊耳居是位者為正位而所謂先覺者  
特於正位能早復故常一而不貳耳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



洪範說

洪範前聖之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敷言而言無不從未詣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爲大曰心而已故商者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人未得商者成人之宅心爲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紛紛焉不幾於倒道而言者乎是亦易其言矣正恐作聖之路堙沒而背馳不已復於人心迷不知復而會歸有極之道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爲甚世之爲洪範說者多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衆說有一日之長蓋有之矣儻不知其旨暗於大法之要失其本而徒撫其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之位爲立不歸皇極於道

忘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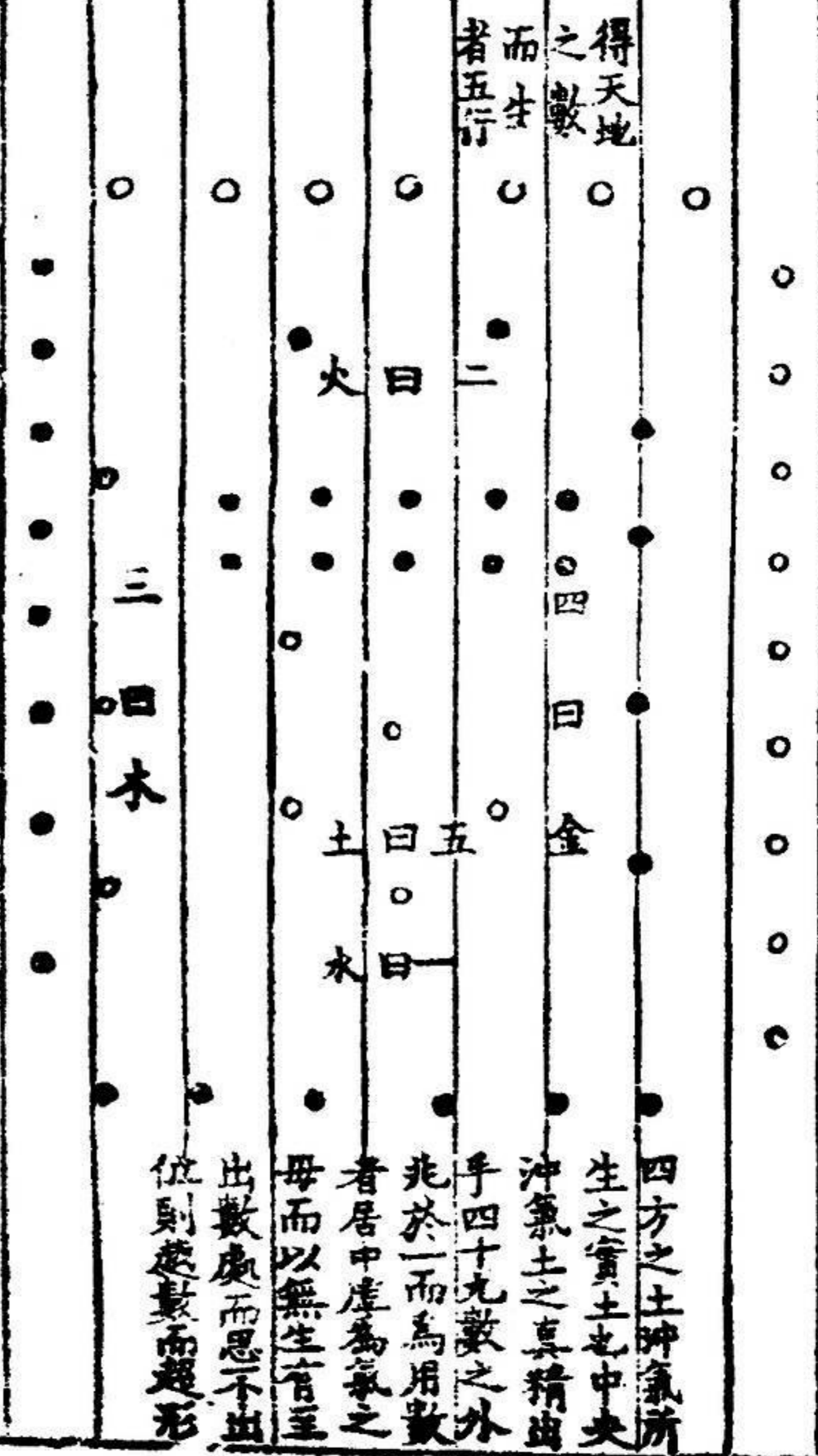
一

爲倒倒道而言則是迂道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宜與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爲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明遺後人以迷而陷後世於不義爲可畏也愚雖述彝倫之大槩猶未敢輕爲剖發尚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彼亦從而輕聽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之亦不固惟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況敢無忌憚未詣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亦必訪于箕子然後箕子乃言知其信道也篤進道也力然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蓋傳道必如是乃不虛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故存大法之旨以袞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大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此道



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說作則  
道德下衰矣悲夫

洪範圖



得五行之數

四曰聽

二曰一 思不出位則思無疆不離  
言曰思 教曰 本心之虛明所以睿而作聖

而生者五事

三曰視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體常兩端既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  
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  
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三德	五紀
稽疑	八政
庶徵	五事
福極	五行

建極



用中所以適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憧失得之報

思無疆說 本心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斁詩易何相反也思無期思無斁當究其所自蓋謂思無邪思無疆而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存故不容其不存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為本心本心之中至理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之所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為克念念在本心乃能作聖洪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有位而言之則真

思無疆

三

君宜位乎中虛沖氣於此命萬物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為無疆無疆之思要在勿忘豈容間斷是謂無期無斁黃中通理大陰解之所以默識元玄通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為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斁對有方之思麗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實無所思雖無期無斁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為無思者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獲而蔽於事物內獲而蔽於理義即有疆之所以生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疆之思而無期無斁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諭無疆之思睿而作聖哉今夫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為聖人矣何為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至起念則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既專用人心非合境則念慮不



起而思所不及每起於合境而境不可既故動皆百慮之營營而所謂一致者已罔而失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要其終則希闊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之念不離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疆以無期無數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爲克念也蓋一念不離乎本心則優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機穽起念之端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之所起儻差若毫釐則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之失正以失商者成人之宅心則所思無非邪也欲追商者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爲克念矣

本心附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亡境之所有境則是人心矣故亡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亡境而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失其本心達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建也蓋五行之主曰土宜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元玄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勝火債驕難繫繫馬雖止條已奔馳上聖探微燭茲至理知縱弛則騫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主之者思攝



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  
言視聽皆自此而徹攝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自照  
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  
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  
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建皇極夫兩端不  
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  
矣未有能立者唯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反側乃不偏重  
所以善建如有所立卓爾是爲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  
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欽止而欽之戒以聰於欽乃能  
緝熙于光明均此道也欲諭大法宜諭二字之爲樞要  
焉

兩端說附

卷之三

五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  
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爲實大中  
無方在道爲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  
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有之以爲利也大中無之以爲  
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即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  
疇亦即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焉無偏繫矣  
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  
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  
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諭無名者哉不言而  
意已傳矣然無極豈可躡取哉躡取反爲空虛無所得  
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諭無極之旨爲實無知矣

無知說附



知其白有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既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彝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于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夫廣居正位而為皇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在彝倫之序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然箕子所陳要在彝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則自思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道觀盡然後由無

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為善建孔子之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正無適而非中則即偏而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數其四皆由五行之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沉木生於亥潤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所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主聲言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金生於巳炎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所以從火數故二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則自見而虛明虛明



故睿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思睿以至作聖則至矣然繫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特自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為有間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則為聖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為庸聖與庸特在一念之當否其於出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生不可潔矣要既作聖而明睿於至機始為可觀焉觀之而聖與庸隔霄壤則偏黨之見存是滌除偏見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則極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則偏黨之見熄而均為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偏黨而中立者也至此始藏

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必自無偏黨而歸焉蓋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為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而為一二心合始復乎天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則大德不踰閑所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為無疾故小德出入為可焉自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變理福極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小德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亦不離乎本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不倚於一偏而麗焉旁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同歸而殊塗者特隔迷悟唯出入無



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貸以成物則大均緣之  
小大多寡咸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與物而去去  
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爲道之一偏者也一  
偏故爲物大均故爲造物爲物之與造物始相去遠此  
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皇極固至矣然必由  
其序始盡聖學兼明出入之無疾而爲大一之能事文  
中子所以歎安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共叙九疇蓋傷無  
箕子之遇也

論習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爲上  
達夫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習而  
不諭不習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功不習

而盡至德之奧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法始於欽  
欽以攝心至思不出位而無方則虛明而睿睿斯作聖  
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時習者如此然道非有餘於  
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下之所同歸凡厥庶民  
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徇者日用而不知由  
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變而爲人心則生於偏  
重於是麗於有方而有私已徇私已則蔽於一曲而移  
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覩所以不極者由好惡偏黨洞  
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大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  
其中者從初則然得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脩習反起  
疵病此不習也坤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  
習不習猶坤之不習有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



本自光而然也惟本自光故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地道光則自見何以習爲假坎之有習以歸其明燭坤之不習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也中者藏也易於藏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則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已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此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心則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不習斯爲大全者也中爲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爲物易始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當無適而非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叙學

卷之三

九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躡等又不可無志於聖域自棄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言成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既絕之後號爲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不暇究既不足以爲已亦何自而可以爲人哉以爲爲已邪則爲已之道奚若以爲爲人邪則爲人之方何自聖學莫先於爲已惟其成已所以成物然則爲已之學何如哉名實姑在所後不以真懷而獨休息於同歸一致者所以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役於百慮而裂爲小已者斯可以吾之所誥者警之故以先覺覺後覺則是爲已者乃所以爲人也事空言之學爲兩無所補苟其質性之良藉是以爲附飾可也聖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實



學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摠於治効良可嘆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爲己爲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諭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當諭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爲密謂思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爲正審良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澤咸所見感應之情超形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諭乎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効也小學外學耳入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爲

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爲一可以一指諭天地豪末等丘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爲實際乃易之正位居體蓋中庸不可能而修證之痕始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明則常居正位矣世人反以有思有爲出麗諸方指爲實有以是爲常故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明則又無病自灸妄施功力揠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爲贅也故不習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



事而招迷不即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  
道淵奧藏於冥冥必大目視之始能朝徹非小知者之  
所能論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  
矣學佛爲自爲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  
覺又可以既位皇極而以是經世于以建立三極致君  
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善者  
豈同日而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詒皇極而止至  
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真宰之妙用則非所及也世儒之  
學諒已爛熟可不言而論若夫大學乃聖人所以造上  
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一



拍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每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此殆非孔子兼容並收爲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益至始知孟子真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旣絕而復屬尋軌而可誦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未有甚擯逐蓋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斥至孟子時王者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後世無復可幸而入於覺此所以斥五霸拒楊墨不容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辯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抵牾者愈今

忘筌四

陳勇

人茫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翰然後知其背聖人之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爲罪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遠當即其相似者而攷之夫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於迷者五霸是也以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於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爲接武三王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爲追蹤周孔



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揚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  
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以自茲以往無有一士之趨  
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若此由二學之熾故聖道遂絕  
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宜痛  
詆而力排也不痛抵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  
所悟必即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五霸與三  
王無異跡揚墨與周孔亦無異跡跡既不異然卒反乎  
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  
改轍求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拒揚墨豈徒闢之而  
已哉既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固有一言足  
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爲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  
甚約而其道甚明即其一言而深諭之則聖道若指諸

人志卷四

七

掌矣所謂一言者揚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  
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  
民奚以異哉然不可以入乎舜之道者以其取也故留  
一言以覺後世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  
不起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威桓公爲盛葵丘  
之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  
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知  
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取也  
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  
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爲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  
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真有取有假則  
雖真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反彼



入吾舍此不得主真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  
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  
爲止非其所其跡不異於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真  
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  
不居正位於道爲邪正則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已  
邪趨於迷以偏位有我乃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  
唯達者能知其心之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  
而達者知其說爲邪說其行爲誠行其辭爲淫辭皆原  
其心不居正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相似其心  
之所止則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  
非有悅而効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

莫悟流轉而無休已也既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  
故於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  
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  
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  
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良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良其  
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啓後  
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  
不見其人既不合境則見已熄身斯藏矣非夢之域也  
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反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猶是也易  
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



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是也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反身而誠是也此外性之身之自得其得也其學也內內故入於覺外故趨於迷其跡不異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霸孔墨之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向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蹟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母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其不能知始為正位居體故孔子於母我則先之以

母意母必母固然後能母我是真母我而體與太虛等矣惟先母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為皆孔子居正位而母我者也孟子猶未免交一臂而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至非言非嘿靜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則瞠若乎其後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有曉此者而止乎其所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室中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有說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道之樞要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而實無偏取



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固有而自足乎己者奚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則亦無捨由志乎而無所決擇卒於小大精粗悉歸度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啓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而止不復居正位而正位反爲所取者入翳吾之圓鑑既不得主則爲其所推移蓋有取則如老子語士成綺謂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是也慕外而馳偏不知反雖語至道實居邊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奧之所也位居中正德爲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

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乎道則不足以得道乃反墮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以不若匏瓜之有繫無繫即涅不緇矣謂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之至機也大體世之爲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以知識揣料故爲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似者亦非灼然見道皆不足以發人但深諭其止止其所則自思不出位即是正位既諭此矣然且麗於有方而止非其所止者即當觀其機是滌除私見未盡有取以發其機復生人心之爲患也取即在偏重之境焉生人心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良其背不獲其身也貳爾心而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子深知之故能指楊墨



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而發者宜悉此而謹之

###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爲人徇末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謂修者不遠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于光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已必習習焉必察既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非中然後可以由極之數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

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奧之旨哉是說祇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爲德之賊也蓋聖道不可差毫釐差毫釐則隔霄壤鄉原特假聖說而未嘗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語而無實歸宿其差豈毫釐比哉欲議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臾之頃曠舍焉如是爲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數言則言而世爲法矣否則是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爲鑑



本末附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為鄉原再變而為楊墨鄉原談本而非本楊墨襲末而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孟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貳一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為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從容中道口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謂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為高談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耳非苟云去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忘筌四

七

傳習附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口以惑眾則為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者之所以寥寥也

傳不習所謂秀才禪習不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互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為顯道也善言德行即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即是神德行良言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即是神



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論以一以貫之即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爲一故炫退則語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一以貫之雖足以顯道必默而成之始是貫三爲一之實也若捨神行而恣爲高談則無實歸宿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附

學者緝熙于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爲復本春徂夏爲應末自一日言之向晦爲息向明爲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嘿屈信往來具焉靜也嘿也爲往而屈動也語也爲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語嘿之際悉諭屈信往來之理無須臾之頃失本宗焉是謂時習君子有四時唯夜以安身曾子曰三省於傳習可謂時習矣

行之著附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兼該本末斯能爲有爲亡能爲有者常有也能爲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每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德行成德爲行矣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夫九德之行皆觀行



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者或聞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者如此也

利爲本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者故之本非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而略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積雖多亦同一頃刻耳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爲雖極精密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爲本造夫此始爲大達躡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不利若故而已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己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已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爲古人之大體於身爲天



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略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葦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折而為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傾擠此既混為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六

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為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為大私物於己者徇己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為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爲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信與誠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稟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諸己不信是無諸己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

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觀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之中固有物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老子能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其狀則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以元玄珠以其照用之珍或狀以無名之樸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人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爲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恃聰明而以知識考究見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混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



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既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剥膚喪我而不疑中既有主確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者當以信爲主信而有諸己剥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梏亡而至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摠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良貴至足無不備者柰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光暗於自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二







